



老师姓辛

文/王选

梨村有所附中,除了小学,还有初一、初二。附近十来个村的学生,上完村小,就去梨村上附中,然后到镇子上念初三。

初二上到第二学期,学校分配来一名男老师,给我们教英语。老师姓辛。他在黑板上写下辛字,说辛苦的辛。辛老师一米七几,短发,圆脸,二十出头的样子,带着些许稚气。他上课,嗓门亮,腔调里带着一些本地口音,于是英语被他读出来,有些土味,有些涩。

辛老师待人倒是平和、随意。下课后,也爱跟我们说笑。许是年龄差距不大,有些话能说得来。班上有几个同学,学习一般,爱要,人也热闹,跟辛老师关系处得好。我呢,个不高,腼腆,但学习好,辛老师也便青眼有加。班上共有四十来人,分男女两派,学习上,我是男生的头。我的作业,全体男生抄,一对全对,一错俱错。后来,被辛老师发现,指着我作业本上大大的红叉,嘿笑着,说,把大家都带进麾子地了吧。我低着头,很是羞愧,羞愧的倒不是别人抄我作业,而是我作为老师眼中的好学生,竟然把作业写错了。此后,抄作业一事还在继续,我不让抄,可他们趁我不在,偷去作业抄,我也没办法。

初二下学期,很快就结束了。上初三,要去镇子上,可谓人生地不熟,我们也会被分进不同班级,难免有些淡淡的伤怀。我们去商店买了留言册,互相传递,写满祝福话语,更像毕业。有人提议,给辛老师送个礼物,可我们一来没啥钱,二来

梨村商店也没啥能拿来做纪念品的东西。最后商量,去集上买,于是凑了份子,派了代表,去了集上。买了啥东西,却有点想不起来了。

期末考试毕,大家便各自回家,不再去学校。后来,暑假,有男同学串联起来,说去看望辛老师。于是,七八个人骑着老加重自行车,沿着乡间公路,颠簸而行。其中一个同学患有小儿麻痹,但他也坚持要同去。路上,他骑得比谁都快,汗珠子挂满了额头、脖颈。

麦子刚割完,摆在地里晾晒,稍等几天,就该驮运,这是难得的喘息机会。七月的阳光明亮而晃眼,瓢泼一般,从天洒下,大地温腾。麦茬金黄,洋芋蔓墨绿,玉米身形修长,草木呈现出蓬勃之机。我们在铺着砂石的路上骑行,石块、大坑颠得屁股疼。迎面而来的风,把短袖吹得鼓胀,也把燥热吹散。头顶的洋槐叶,异常碧绿,随风摇曳,一晃而过。一群少年们,为了看望老师,在盛夏的长风里起伏,飘荡,新鲜,灿烂。一切像梦境一般,透明,恍惚。

骑了约一个钟头,到了辛老师所在的村子。同学里有人知道路,也很快打问到了辛老师家。那时没有电话,无法提前联络,当我们出现在他家门口时,他着实吃了一惊,随后带着欣喜接待了我们。我们在他家院子闲坐,说话。他问我们家里夏收情况,也问去镇子上念初三的打算,以及初中毕业后的计划。那时年少,不懂什么打算,他问,我们便囫囵答之。至于初中毕业以后,也没去想过。辛老师鼓励我,好好念书,别看在附中成绩数

一数二,但镇上中学毕竟人数多,要二百人,成绩就难保能排到前列。我嗯嗯应着。

中午,辛老师父母做了凉面,我们一人吃了两碗。一堆小伙,饭量正好,也不知他母亲是怎么做出来的。饭后,辛老师去商店提来一打啤酒。一打酒瓶,用塑料膜封着。奔马啤酒,墨绿瓶子。在家里,大人认为啤酒不是酒,跟大红鹰雪糕一样,是解暑的,算作饮料,所以准许我们喝。特别是割麦、打碾时,父亲总是买几瓶装进篮子,挂到井里冰镇着,中午回来喝,很解渴。我们跟辛老师拿瓶碰杯,也敬他。一气下肚,就等着打嗝,嗝打完,才觉舒坦、畅通。那时的啤酒,一喝就打嗝,真有趣。至于味道,不能说难喝,但绝不是好喝的那种。我们每人喝了一瓶,略显晕乎,但又莫名其妙。

下午,我们便骑车返回了。辛老师在村口送我们,我们也招手告别,心里有淡淡的酸涩,但少年的口中,不说离别。

这次别后,二十年再未见过。我偶尔会想起我小学、初中、师范的老师,辛老师也会想起。后间,有一中年人问我,你是王选?我应着,问,你是?我辛老师啊,你上初二时,给你带过英语。我猛然想起了,忙表歉意。

我在小镇当过短暂停时间的教师,有老师家中有事,作为曾经的同事,偶尔也会邀请我。某次,忘了是什么事,一桌人围席而坐,谈天说地。其间,有一中年人问我,你是王选?我应着,问,你是?我辛老师啊,你上初二时,给你带过英语。我猛然想起了,忙表歉意。

老师!
您辛苦了

二十年未见,辛老师早已不再是印象中的青春模样。他依旧是短发,但已夹杂着些许白;依旧是圆脸,面色黝黑,眼角布着皱纹,带着被生活打磨过的粗粝、沧桑。印象中,他个高,站起来敬酒,发现他并不高。他依旧爱笑,但笑中带着些许疲惫。他说,好多年没见了,我还能认出你,说明你还有以前的底子。我敬酒,他一饮而尽。他说,你还是攒劲(厉害),同学里最有出息的。我忙说,哪里哪里。他很高兴,高兴的是久别重逢,高兴的是学生有了一点所谓的出息。我们碰杯,说起故人旧事,也说起眼下此刻。一切显得虚幻,显得眩晕,显得激动。或许,是我们喝多了的缘故。而时光,又让酒变得更烈。烈酒抒怀,心里的沉浮和活着的悲喜,此刻,在辛辣里,是师生握在一起的手,是避开桌前喧闹声里的长谈,是烈酒下肚后的一声感慨。

闲话中,得知辛老师后来参加考试,有了编制,但还在梨村教学,只是学生屈指可数了。这么算来,他在那个偏远学校,一待就是二十年。二十年啊,该怎么说呢,一言难尽吧。我又敬了辛老师一杯酒。他说,现在见面了,以后多联系。但因误,我们没有留下电话,也没有加上微信。

后来,我们便告别了,就像告别少年时代一样。

告别后,我在想,辛老师,叫什么名字呢?他定是跟我们说过,其他老师也常叫,但我实在想不起了。下一次见他,我要问问他的名字。只是不知,下一次在何时。

大雨中,她牵着我的手

文/黎月香

陇中黄土高原上有一座被旱塬环抱的小村庄,那里是我童年的故乡。

我的小学老师姓陈,是位年近五十的女教师。她总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确良衬衫,步伐稳健、脊背挺直。陈老师教书三十余载,是方圆几十里公认的好老师。她说舍不得村里的娃娃们,退休后又被学校请了回来。

每天放学,她都要看着每个学生被家长接走,家住得远的,她就亲自送一程,这个习惯,一坚持,就是几十年。

五年级一个烈日炙烤后的午后,天空突然阴沉下来,乌云犹如泼墨般席卷而来。放学铃声刚响,炸雷就在山梁沟壑间回荡,暴雨倾盆而下,雨水在干涸的操场上汇成浊流。陈老师站在窑洞教室的廊檐下,看着越来越大的雨势,眉头紧锁。

“女娃家远,我送你回去。”她撑开那把老式的雨伞,拉起了我的手。

黄土山路瞬间变得一片泥泞,黏稠的黄泥死死咬住我们的布鞋。走到干河沟时,泥土的腥气扑面而来,我们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:平日里干得裂口的河沟,此刻正发出骇人的咆哮,浑浊

的泥浆卷着枯枝碎石,疯狂地冲刷着沟底那座低矮的土桥。

陈老师紧紧握着我的手:“娃,莫怕,咱们绕道走。”

这时已经有小的泥沙碎石擦过她的臂膀,她蹲下身,毫不犹豫地背起我,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水中前行。雨水模糊了我的视线,只听见她略带急促的喘息声,感受到她不算宽厚却格外坚实的后背。她的手牢牢托着我,那么稳,那么有力。

走到一处陡坡时,她脚下一滑,踉跄着往前趟起了两步。即便身体失衡,她还是牢牢把我往背上托,自己的膝盖却蹭在了泥地里。“老师!”我惊慌地喊道。

她吃力地站起来,抹了把脸上的雨水:“没事,老师没事。娃抓紧了,咱们得快些过去。”

终于,我们安全到了对岸的高处。陈老师这才把我放下,仔细检查我有没有受伤。“吓坏了吧?”她喘着气,却还温柔地安慰我。

后来才知道,那场暴雨引发了山洪,冲垮了好几处山路。是陈老师,用她不再年轻的身躯,为我挡住了几时还意识不到的危险。

时光如黄河之水,奔流不息。后来的我走出黄土高原,去了更远的地方求学。而陈老师,却于几年前以九十高龄离开了我们。消息传来时,窗外正飘着和当年相似的雨。我赶回故乡,送她最后一程。

我采了一把沙枣花,俯身献在黄土地上,往事历历在目:想起她握着我的手教我练字时,袖口偶尔露出的那道浅疤;想起课后她坐在窑洞前,给我讲黄河上羊皮筏子渡人、讲敦煌莫高窟里飞天壁画的故事时的神采;想起暴雨中她背着手前行时坚定的步伐。

高原的风拂过,白杨树叶哗哗作响。恍惚间,又听见她说:“娃,莫怕,有老师在。”陇中的黄土旱塬依旧苍茫,黄河水奔流不息。师恩如山,永立心间。



杏坛烛炬映春泥

文/王志高

汉代太学每月朔望,博士们都要在杏坛设席,供上“释奠六笾豆”,其中最醒目的是一盘新收的栗脯——不是珍馐,是春泥里长出的谷物做成的点心,是要让弟子们记得:师道如土,须得扎得深,才能接得住天上的的光。唐太宗下诏“州县学皆作孔子庙”,从此乡野书院的月夜,常见老先生执烛授业,烛泪落进砖缝里,竟慢慢长出青苔,像极了春泥护花的痕迹。

北宋的雪夜最是动人。程颐在屋里翻书,案头烛火被风撩得忽明忽暗。门外雪落了半尺,两个身影立成雪人——杨时、游酢的蓑衣结满冰凌,睫毛凝着霜花,却始终垂首屏息。待程颐掀帘,见那两株“雪松”,惊问:“二子何为?”二人答:“求师道如求春泉,非深掘不可得。”程颐大笑,拉他们入内,烛火映着几人的影子,在雪地上融成一团热烘烘的光。《近思录》里说“师严然后道

尊”,可这“严”里藏着多少温柔?就像郑板桥写“新竹高于旧竹枝,全凭老干为扶持”,老干是烛炬,新竹是春泥里抽的芽,一扶一长,便是一世的传承。

孔子在杏坛讲学,收徒不问出身,“自行束脩以上,吾未尝无诲焉”。那时的“束脩”是十条干肉,可颜渊“一箪食一瓢饮”,孔子偏夸他“贤哉回也”;子路粗布短褐,孔子赞他“片言可以折狱”。原来束脩不是学费,是春泥般的约定——弟子带着对知识的渴求而来,先生便以心为犁,在他们心里翻土、播种。就像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写《训学斋规》:“凡为人子弟,当洒扫居处之地,拂拭几案,令当洁净。”他教的不是规矩,是如何把日子过成诗,如何让春泥里长出的不仅是学问,还有人心。

老周,是村里小学的语文老师,包里总装着两个保温桶。一个装小米粥,一个装腌萝卜,他说:“娃娃们

吃惯了家里的味道,胃里暖了,书才读得进去。”他的保温桶像极了春泥的温度,裹着灶火的余温,裹着母亲熬汤的心意。有回家访,山路滑,他摔进沟里,腿上青了一片,却笑着把摔皱的作业本展开:“看,平涛写了句‘月亮像奶奶的银镯子,照得山路亮堂堂’。”他的课本边角卷着毛边,每一页都画着歪歪扭扭的简笔画:讲《荷塘月色》画荷叶,讲《故乡》画猹——那是烛火在纸页上开出的花,要把每一寸光阴都烧得透亮。

其实师道更像春泥与烛炬的相遇——烛炬燃尽自己,把光投在春泥里;春泥接住光,又把热揉进每一粒种子的心跳。千年的释奠礼换了形式,程门立雪的故事少了雪,但“师者,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”的初心未改,“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”的赤诚未改。就像此刻,风里的桂香更浓了,像极了春泥里酝酿的,又一个春天的味道。